

# 水許索隱

二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歎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於內。治事於外。竭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於身敗名喪。爲世僇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爲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於路者也。獨心所憲。不難於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謀。未見其能築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多故。人才復難。於此致詳致慎。獨簡楊志。而畀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忝矣。卽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候乎。觀其所云易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楊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一擣。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貴女愛婿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於如此之盛。而尤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爲機密者。也是皆中書視。

十萬過重視楊志過輕視十萬過重則意必太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之寵固於磐石夫是故以此爲獻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動也視楊志過輕則意或楊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楊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於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候爲監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訓者於是卽又僞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爲楊志者不其難哉雖當時亦會有早晚行住悉聽約束戒彼三人不得驚拗之教勅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畫旣已出於小人之道而尙望黃泥岡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矣故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軍之罪亦并非一都管兩虞候之罪而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

奚議焉。又奚議焉。曰。然則楊志卽何爲而不爭之也。聖歎答曰。楊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腦竭。并中書相公之心血竭矣。楊志自惟起於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爲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萬之故而授統制易以統制之。故而托十萬難此。楊志之所深知也。楊志於何知之。楊志知年年根括十萬以媚於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國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國士遇我。而昔者東郭鬪武。一日而踰數階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飼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德爲鳳皇。犬之品爲騶虞也。故於中書未撥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箇人和小人去。夫一箇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陽爲副。殆請朝恩爲監矣。若夫楊志。蚤知人之疑之。而終亦主於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凡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寫楊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筆勢天矯。

不可捉搦。

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雲漢圖。滿座煩悶。今讀此書。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掣人肘處。真乃描摹入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倉猝。不可枝梧。爲鼠爲虎。與之俱敗。豈不痛哉。

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酒自一處瓢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爲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庵妙筆。真是獨有千古。

看他寫賣酒人。饑口處。真是絕世奇筆。蓋他人敍此事至此。便欲駁駁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撒開。如強弓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扳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爲其買者真怪事也。

看他寫七箇棗子客人。饒酒如數鷹爭雀盤。旋跳霍讀之。欲迷。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箇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卻纔商議的事。我都知道了也。那人卻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箇敍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卻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疏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箇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箇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箇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坐了。第七位可稱晁天王夜夢動天  
東漢村英雄小辨座卻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

象。此一套富貴。睡手而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妙一者公孫此來不虛。二者省却許多閒手。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箇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齎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住自有用他處。此五字不與上文連說。乃心計之辭。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箇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此句方明。說出來。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文奇卻是硬取。文奇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行軍之號。妙缺如亮。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攢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牆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酒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

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卻。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話休絮繁。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多時相認難用忽復疑之未決。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妙視十萬重視楊志輕也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常說這箇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書看堦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第一段不去梁中書道。着落。

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箇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箇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  
文  
題  
勢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第二段  
然去不得  
忽

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

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會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虛一二龍山。實桃花山。實傘蓋山。虛

黃泥岡。

實

白沙塢。

虛

野雲渡。

虛

赤松林。

實

出八處險害。

只是四

虛實

一部書論之也。

只就一回書論

忽然

之則是七  
一實耳

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

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俗事說出乎古官兵可憐  
可笑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寫來天生是梁中書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

事便敢送去。又便去得。第三段後了一件事。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  
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着。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

此語可哀前詳評之矣

卻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  
是當日梁中書道。

次日

叫楊志來廳前俟候。梁中

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特地再教姍公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和你一同去。  
非真有夫人一擔禮物定少不得也。只爲路上失事定少不得已。禮物來此皆作者苦心也。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  
第四段忽了又去不得了是梁中書說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  
真事是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sub>是</sub>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是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  
是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

他是夫人行的人。如閑中古同笑。又是太師府門下姫公。又捎帶偷或路上與小人驚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是○不惟楊志爭執不得。依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是○一路都是特特寫出楊志英雄精細。便把後楊志不墮七箇人計。中也。梁中書道。這箇也容易。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箇有見識。隨卽喚老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收。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驚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然却是一句一句。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箇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

調侃是一句一句。

做箇客入模樣。兩箇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以備後用。○不是此處放此。生得出。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箇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趨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先反襯出一句早行。午歇真是一句妙筆。

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寫得前篇盡那十一箇廂禁軍。寫得前篇盡那十一箇廂禁軍。第一段先寫禁軍擔子又重。第二段寫兩箇虞候。無有一箇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第二段寫兩箇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箇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后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箇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

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箇虞候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斷不直得便罵人。第二段寫老都管你自去趕那擔子。兩箇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第三段寫老都管你兩箇虞候告訴道。虞候訴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箇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營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箇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箇主。便了。老都管又道。自耐他。一耐。第三段寫老都管你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裏歇了。那十箇廂禁軍。雨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都管軍訴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寫得妙處之中

文 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罵得妙。卻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

威語

逐

理

會

衆軍漢道。

趁早不走。

日

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

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寫得妙。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赶

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箇禁廂軍口裏。喃喃呐地怨恨。禁軍句兩箇虞候。

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地。搬口一切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一句。

管都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人。沒一箇不怨恨楊志。如豫當日之筆

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下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

及晌午。正午先將未午寫來。次入。又分寸。都出入。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

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箇軍漢。約行了二十餘

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此一段。軍漢都落在此後。被楊志拿着

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寫熱却寫不盡。寫怨恨亦

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至此處。交入正午。只用一句便接。入書

真時四字。達已抵過。軍漢一篇。子有才子之筆也。

至此處。交入正午。只用一句便接。入書

略。衆人隱倒行文詳。

只得一句七箇字而熱極之苦。搖。走不

失。

那石頭上熱了脚疼。

盡已盡。歎今人千言之無當也。

走不

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

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

奈何○筆勢從上一滑趕

楊志說道。苦

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卻在這里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剁做我七。

八段。其實去不得。這箇起來那箇睡倒。

事有此事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箇虞候和

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

此一段都管

松樹下坐下喘氣。

巴得他來卻

何○寫來看這楊志打那軍健。

八箇字活寫出心

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

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

地名叫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

在這里停腳。兩箇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

驚嚇人。

真有此語。防漸微軍實○如國家太平既久。恐

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

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

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  
衆人先走。其言既不爲楊志出力亦不替衆人分辯而意旨已隨隱一句縱容一句激變老奸巨猾何代無之楊志拿着藤條喝  
道。一箇不走的。喫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妙數內一箇分說道。箇一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  
妙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此語有你端的不把人當人。  
楊志罵道。這畜生。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空從  
楊提轄。其增出一場其辭甚屢字且住。你聽我說。二字其句六  
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姍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四說字大可不是我口淺。老奴語量你  
用話人每。千載說大話人都管一喝告語寫出老姍屬你。應我說四字寫。此語有你端的不把人當人。  
用話人每。千載說大話人都管一喝告語寫出老姍屬你。應我說四字寫。此語有你端的不把人當人。  
是箇遭死的軍人。第一句說破楊志相公可憐。擡舉你做箇提轄。轄第二句  
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第三句說楊志卽使是箇便是村莊一箇老的。看一句說自來誇便老已我說量你。

是老頭聲口尤妙在反借村莊二字直顯出太師府來如云休說相公也合依我。都管便是村莊一老亦該相讓何況我今不止是相公家都管說也。

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

裏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會去來不曾見你這般

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

怎地不太平

叔者口舌可駭真正從太師府來

楊志卻待要回言不得不回言然以疾接下文故其音一時回不及也

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箇人在那裏舒頭探腦指望甚疾

過節楊志道俺說甚麼因此

將字是折辨上文不太平語却因疾忙接出松林有人便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此語反穿過下文來寫此時楊志心忙眼疾如電

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

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

里乘涼

好

一箇鬚邊老大一搭碌砂記拿着一條朴刀

好見楊志趕入來七箇

人齊叫一聲阿也

二字妙絕其須此二字

卻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

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

學舌只如

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

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

又妙便自占前句讓楊志一先此句

楊志道